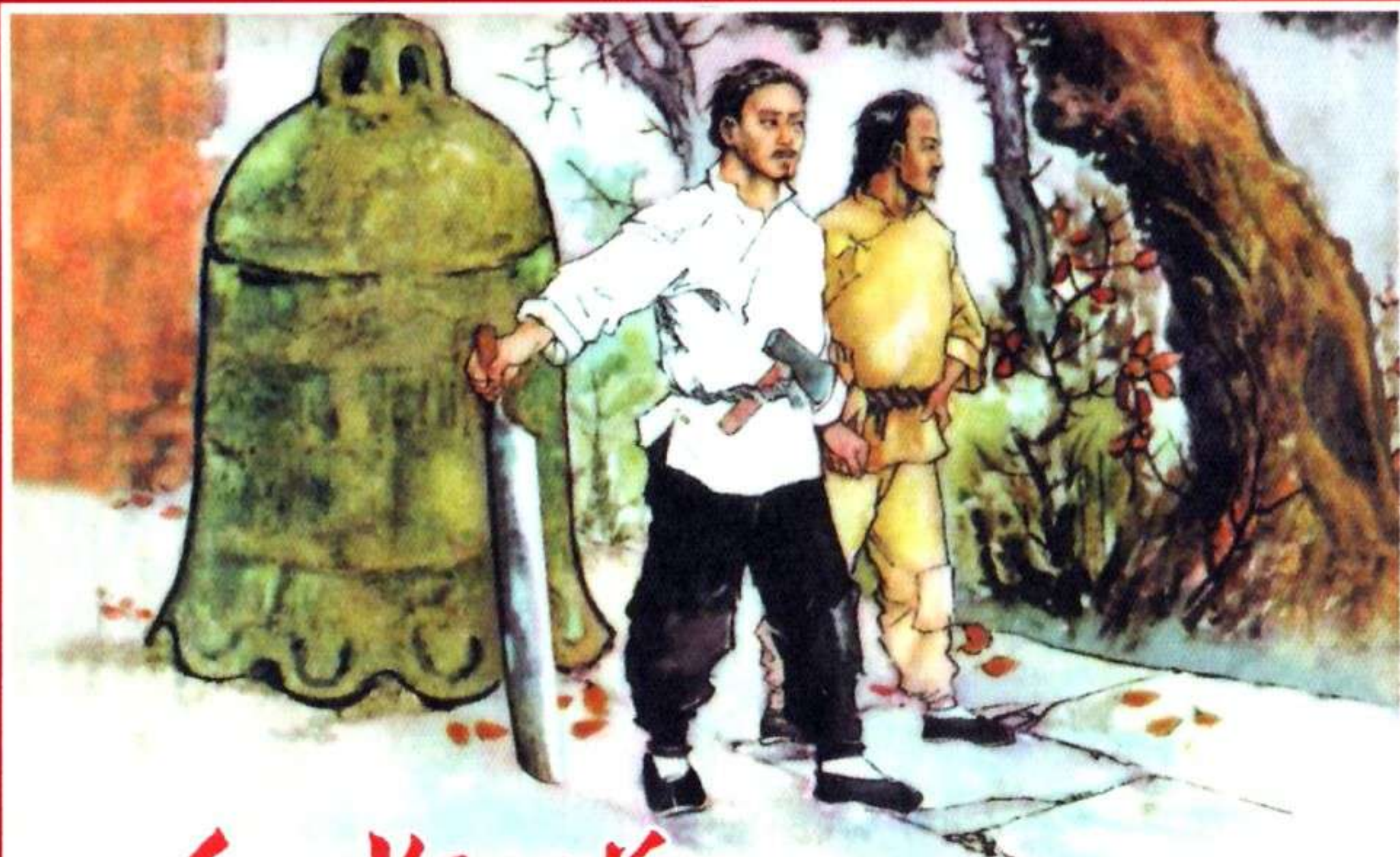


光輝的歷程



紅旗譜

HONGQIPU

之一 大鬧柳樹林

河北美術出版社

《红旗谱》之一



大闹柳树林

DANAOLIU SHULIN

原著者 梁 斌
改编者 赵 敦
绘 者 刘 端
扫 描 自治州
制 作 自治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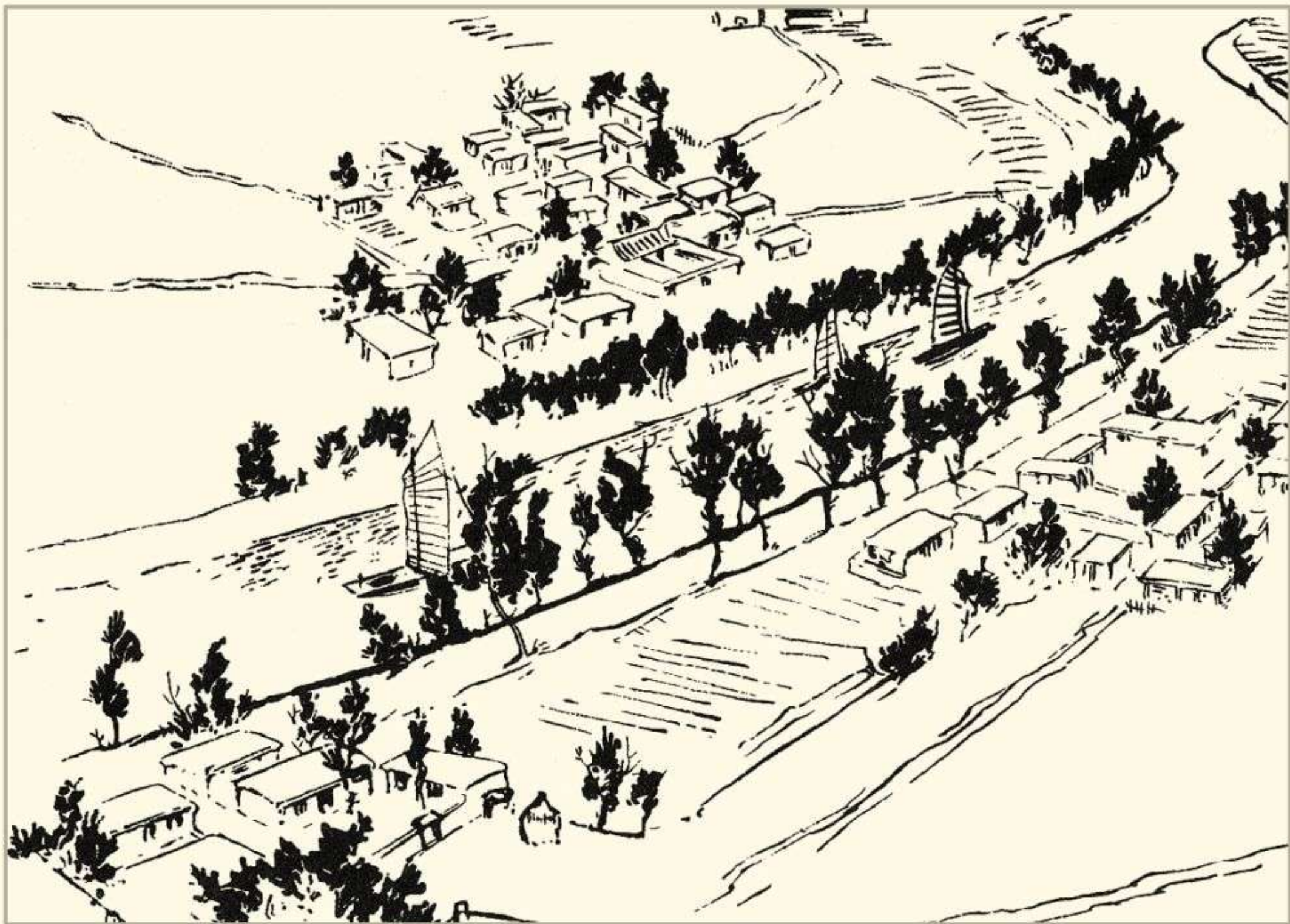
河北美術出版社

内 容 介 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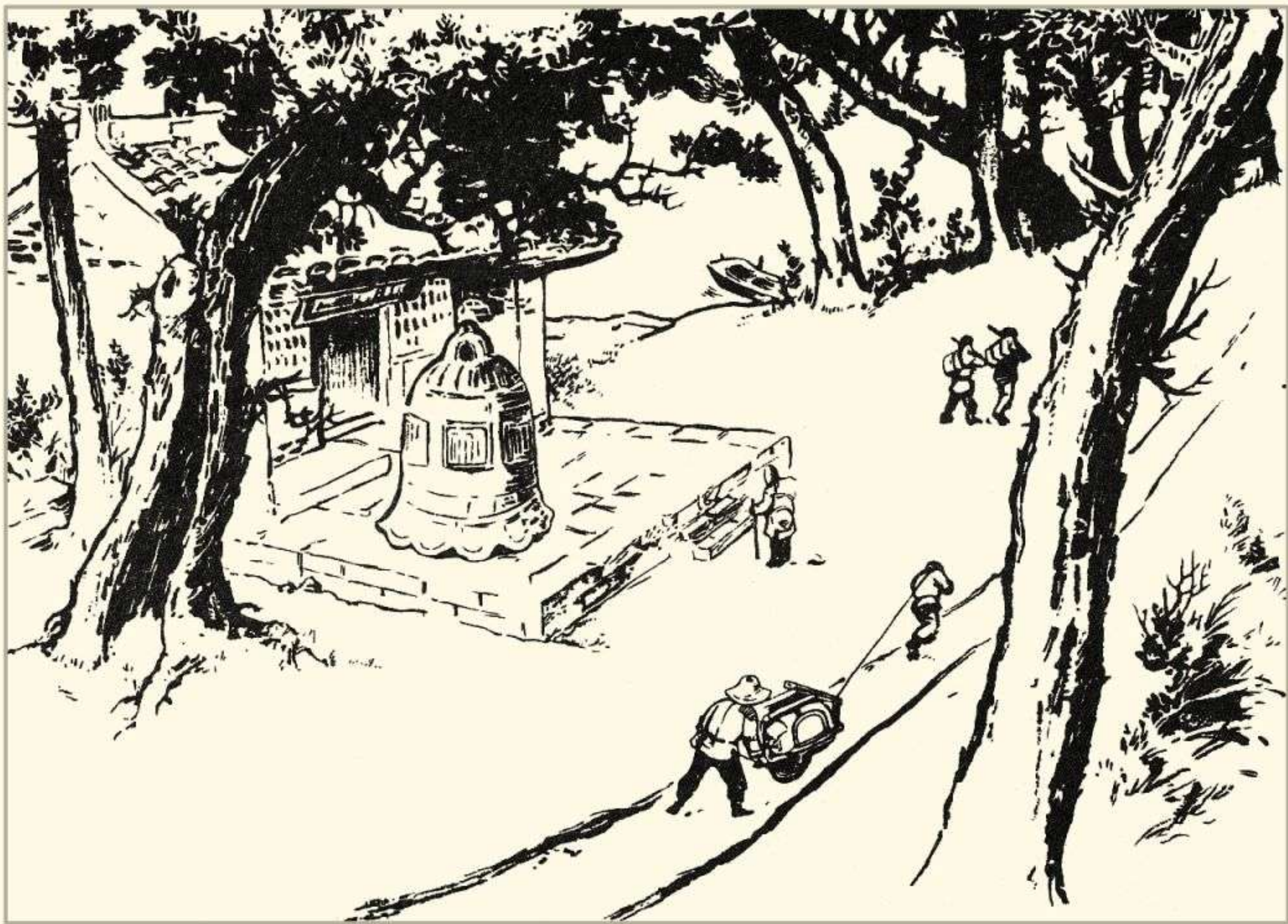
《红旗谱》第一部出版后，博得了读者的好评。我们把它编绘为连环画册共分六册出版。第一册是恶霸地主冯兰池，为了霸占神庙前的48亩官产，便以卖掉庙前古钟顶田赋为借口，想达到砸钟灭口吞食官产的目的。此事被农民朱老巩和严老祥知道后，便揭穿了冯老兰的阴谋诡计，挺身而出以死护钟。冯兰池见事不妙，即用计骗走朱老巩等，趁机毁了古钟。朱老巩又恨又气，留下了一儿一女死去了。恶霸们逼死老巩心不甘休，又在深夜里强奸了他的女儿。老巩的儿子——虎子也逼得下了关东。虎子走后，他姐姐跳入滹沱河自尽了。这一笔账，深深铭刻在滹沱河两岸农民的心上。他们要报仇的。



滹沱河的水，从太行山流下来，像一匹烈马，在峡谷腾空飞蹿，在平原任意奔驰。为了防止它带来灾害，老年间在河湾上筑起了一座堤，这就是“千里堤”。



堤下有个村庄，叫锁井镇。锁井镇以东，是小严村、大严村。锁井镇以西，是大刘庄和小刘庄。河对岸是李家屯。



堤上有座河神庙，庙台的古柏下，有一口大钟。这钟是明嘉靖时，滹沱河下四十八村为修桥补堤，集资买了四十八亩地，当时铸了这口钟作为凭证。



在锁井镇上，有个恶霸地主叫冯兰池。这家伙仗势欺人，无恶不作。



在民国初年，冯兰池当上了村长，又当上了堤董。他想趁机霸占河神庙前那四十八亩地。于是，以“砸钟卖铜顶田赋”为借口，找来买主，谈妥价钱，要卖古钟。



冯兰池砸掉古钟的消息，像雷一样，震动了四十八村。锁井镇的人，更是愤愤不平，议论纷纷。



朱老巩和严老祥是知己弟兄，他俩祖祖辈辈受冯家欺压。听说冯兰池砸钟，他们决心要和冯家拼了。



夜里，朱老巩等女儿和儿子虎子睡熟，拿出铡刀，“刷刷”地磨起来。一边磨，一边念叨着：“这口气要出在这片刀刃上！”



小虎子被爹的磨刀声惊醒，睁着大眼看着爹出神。刀锋在灯光下闪烁刺目。朱老巩说：“虎子，明早到堤上看着，要是有人砸钟，快回来叫我！”



第二天早晨，虎子迎着冷飕飕的西北风，来到庙台。他看着这口大钟，用手指蘸上唾沫描了描上边的花纹。他心想：多么好的一口钟啊！为什么要砸坏了呢？



虎子找了个背风、向阳的地方坐下来。堤坝上的枯草迎风颤抖着，他身上冷得打哆嗦，心想：河水快结冻了，全家还没遮寒的衣服。



这时，堤上走来两个人，扛着油锤，背着褡裢。虎子一看，心里琢磨着：这莫非就是砸钟的？



两个人来到河神庙前，把榔头、油锤和盛干粮的褡裢放在庙台上，装上了一袋烟，一边吸，一边看着那口钟议论。



虎子见势不妙，急忙下了大堤，就往家跑。



虎子一奔进家门，忙喊道：“爹！砸钟的来了！”朱老巩愣了一下，默默的拿起斧子，试了试刃锋，就往外跑。



朱老巩赶到堤上，直勾眼睛，瞧着砸钟的，压低声音问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铜匠说：“砸钟！”老巩问：“钟是你们的？”铜匠说：“花了钱就是我们的。冯堤董承担一切！”



那俩砸钟的铜匠，瞅了瞅老巩，满不在乎地脱下棉袄，拿起油锤和榔头就要动手。



朱老巩火气冲天，一巴掌打过去，一个被打在地上；一个吓得躲在一边。



砸钟的不敢动手，跑下大堤，去找冯兰池。



冯兰池一听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走，咱们去看看，谁不叫砸钟，谁就把全村的田赋银子拿出来！”



冯兰池来到庙台上，嚷：“谁敢阻拦卖钟？”朱老巩赶上一步，拍着胸说：“我敢！”



冯兰池把画眉笼子挂在树上，半怒半笑地说：“谁的裤子破了，露出了你？”老巩一听，伸手抓住冯兰池的手腕，说：“姓冯的，把话说明白！”



这时，四十八村的人听说老巩要和冯兰池为这口钟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干一场，便一群群，一伙伙走来助威。有的骂冯兰池太霸道，有的鼓动齐下手，小虎子也攥紧拳头，准备助阵。



老巩看看乡亲们，把冯兰池拉到钟前，手指着上边的字说：“姓冯的，你瞧瞧上边写的什么！想卖钟灭口霸占官产？办不到！”



这句话戳痛了冯兰池，他老羞成怒地说：“这口钟是咱锁井镇的庙产，并不关别村的事；钟上铸的字是存心讹诈！”气的朱老巩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“胡扯！你仗着财大气粗，霸占官产！”



冯兰池镇静了一下，从口袋里掏出了文书，说：“不怕你们不认账，现在红契在手！”朱老巩劈手去夺文书，冯兰池忙缩手把它塞进怀里。



人们见到朱老巩这股杀气，个个称赞他是个硬汉子！正在这时，冯兰池喊道：“有我一面承当，砸钟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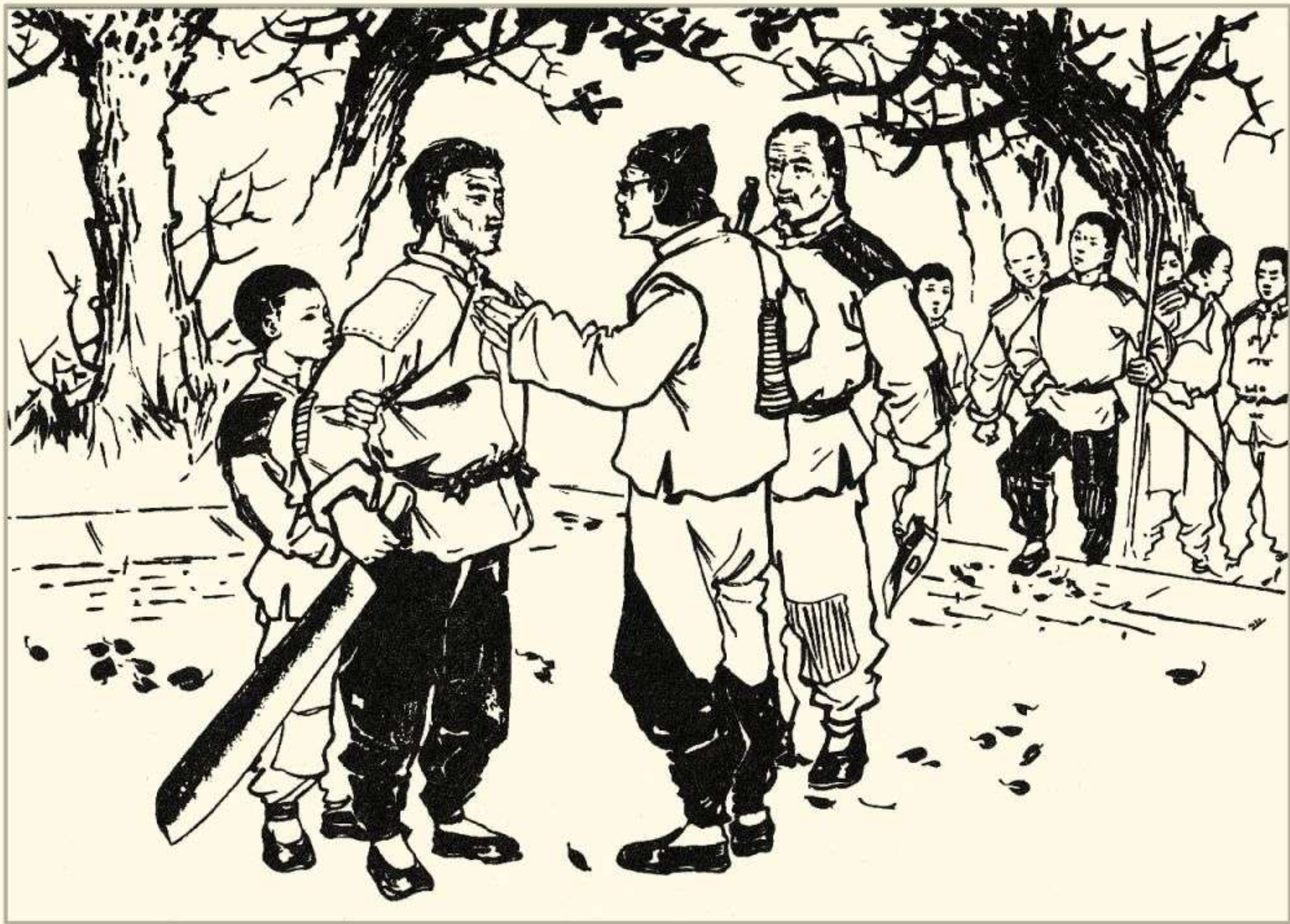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从人群里闪出一个宽肩膀的大个子，他手持斧头，指着冯兰池说：“你砸不成！”这人就是严老祥。



这时刻，朱老巩趁机从家里扯来那片铡刀和严老祥在钟前一站，说：“谁敢捅这钟一指头，叫他人头落地！”吓得冯兰池急忙溜下了大堤。



冯兰池知道朱老巩不好惹，就到赌局里去找号称“大善人”的严老尚。两人唧咕了一阵，严老尚说：“这点小事，算不了什么！”



严老尚来到堤上，一手抓住老巩，一手拉住老祥，笑着说：“乡里乡亲的，不嫌人家笑话？”说完，瞪了老祥一眼。老祥给他扛过长工，见他拿眼瞪他，也就不说什么了。



严老尚把他俩拉进一家小饭馆，虎子也跟来了。严老尚叫了点酒菜，一边斟酒，一边说着圆场话。



严老尚正要敬酒，忽听得漫天里当啷一声响，大家都愣了。



朱老巩睁大眼睛，把酒杯摔在地上，喊道：“完了！铜钟碎了，碎了！”严老祥也说：“他妈的！调虎离山计！”



朱老巩怒气冲天，身不由己地倒在地上，吐出两口鲜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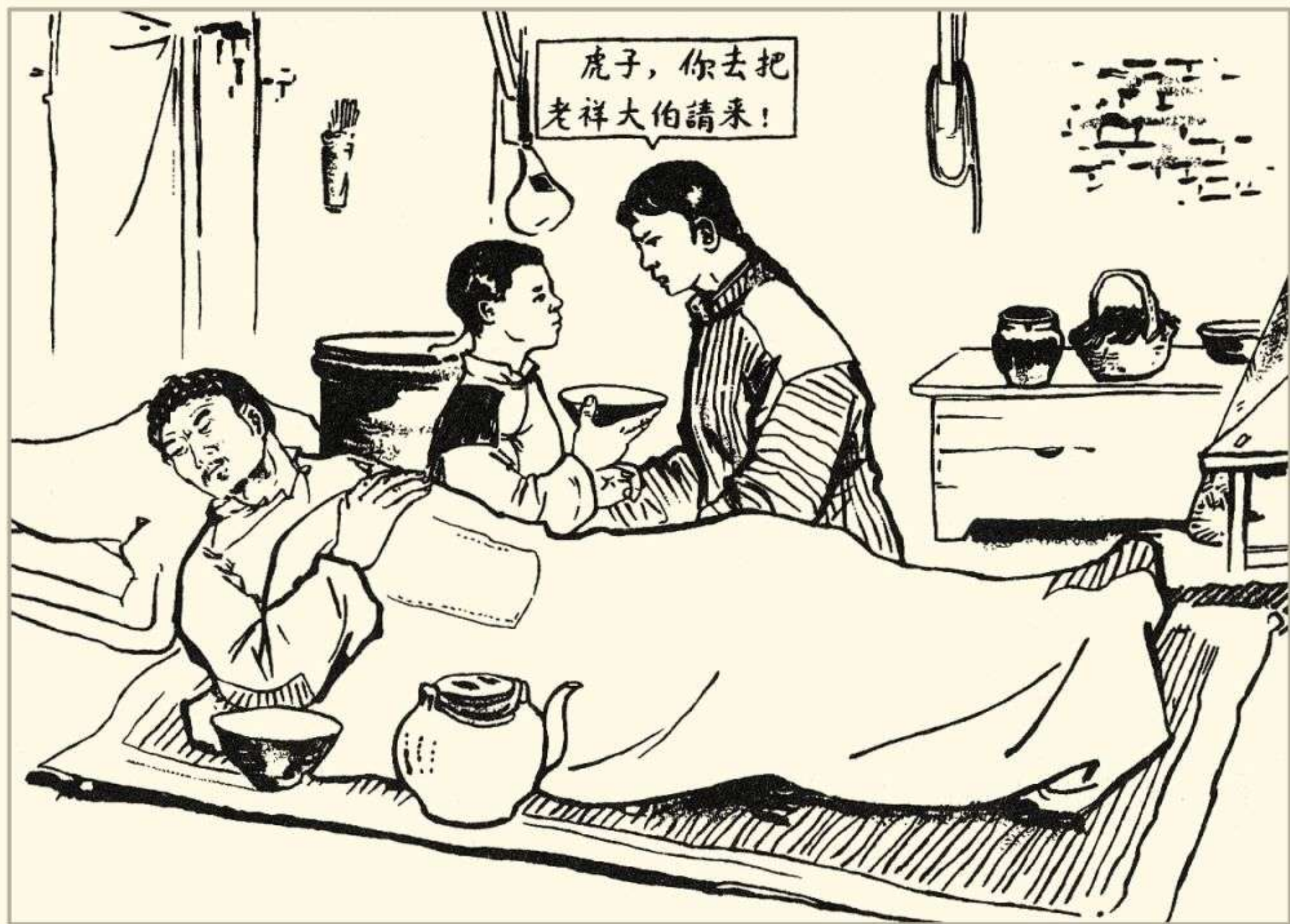
严老尚骂骂咧咧的，甩着袖子溜了。



严老祥把朱老巩扶起来，又伤心又激愤地说：“兄弟！醒醒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！三辈子下去也是仇恨。”这时虎子爬下来给爹捶腿。



朱老巩喘息不停，严老祥把他背回家来。



老巩半月没起炕，家中少柴没米，要汤没汤，要药没药。虎子和姐姐见父亲直勾着眼又黄又瘦，心里真是害怕。姐姐叫虎子去把老祥大伯找来。



老巩看了闺女一眼，流下了眼泪，说：“闺女，娘死了，爹疼你们，舍不得你们，我不行了。你要扶持兄弟长大！”闺女流着泪，点点头。



老祥和虎子来了。老巩拉着老祥的手说：“老祥哥，孩子们都还小，你要多替我费心。”老祥说：“放心吧，兄弟！”



老巩又把虎子叫到跟前，嘱咐了几句。



老巩见孩子们哭的泪人一般，更加难过，口里不断涌出血来。不多时，脑袋摔在炕沿上，就闭上了眼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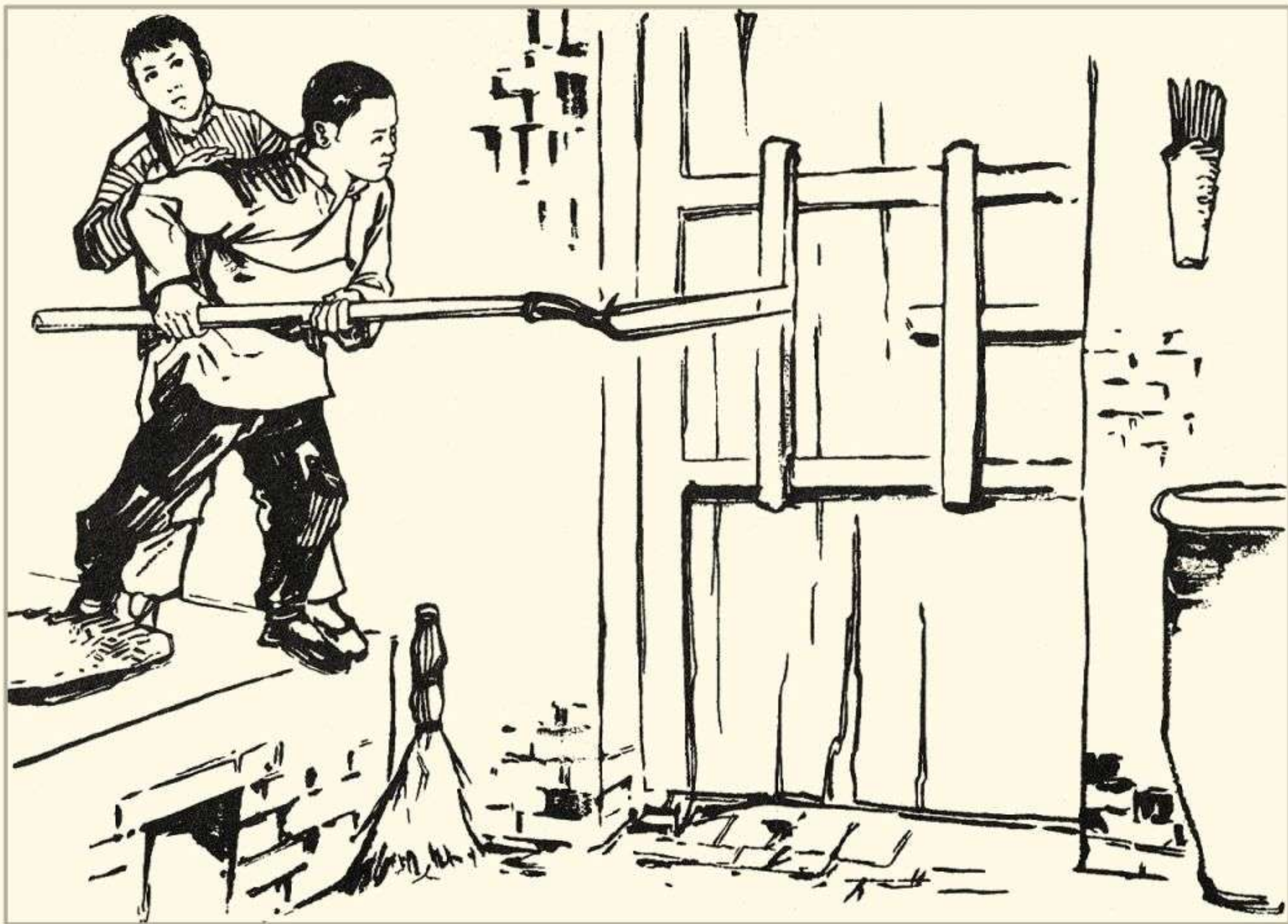
老巩死了以后，剩下虎子和姐姐过日子。真困难啊！



一天晚上，姐弟俩正睡觉，听到外面有人咕咚咕咚跳墙的声音。



只见两个人脸上蒙着布，走过来砸门，一边砸一边喊：“开门！开门！”



虎子拿起一把禾杈，立在锅台上，姐姐站在他后边，浑身打抖。



门被砸开了，两个歹人闯进屋来。虎子举起禾杈叉下去，落了空。



虎子被歹人用绳子捆起来，嘴里堵上棉花套子。姐姐见势不好，刚要跑，被歹人一把抓住。



两个歹人把姐姐抱进屋去，姐姐直喊救人。虎子心里又气又急，因被捆着，动弹不得。



歹人走后，姐姐给虎子解开绳子，哭泣着说：“虎子，我不能见人了，你逃活命吧！爹死了，土豪恶霸们不叫咱们活命了！”



虎子哪肯离开姐姐，可是姐姐已把破被、旧衣捆好，劝虎子一定要走。于是姐弟二人抱头痛哭起来。



姐弟二人来到老祥家，说明原由。老祥咬了咬牙，叹口气说：“走吧！仇恨迟早要报的！”



老祥大娘给虎子包了一包干粮，又嘱咐了一番，老祥便提着红缨枪，去送虎子。老祥大娘、姐姐和老祥的大儿子志和也送出村来。



十来岁的虎子被迫流落异乡，谁的心里不难过呀！他们走出十里地左右，才分手。



姐姐回到家里想起死去的爹娘，想着年幼的弟弟被迫出去，想着自己不幸的遭遇，心里如同刀割一般。



夜深时，姐姐溜出了老祥大伯的屋子，奔千里堤跑去。他看着白花花的滹沱河水，心里翻上翻下。她自知不白的冤枉无法申诉，只好把希望遥遥寄托在弟弟的身上……



姐姐呜咽着跳进了滹沱河的激流中……难道这些庄稼人就叫恶霸地主欺压一辈子吗？不！虎子还要回来的，他和冯兰池的深仇大恨将引起一场激烈的争斗。请看红旗谱二——“远走高飞”。

启 示

我社启动了老连环画再版工程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在我社出版过作品的部分作者与我社失去了联络，希望未能与出版社取得联系的作者及家属尽快与我社联系。

红旗谱之一

大闹柳树林

原著者：梁 斌

改编者：赵 敦

绘 者：刘 端

责任编辑：张 星 刘 畅

出版发行：河北美术出版社（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） 开 本：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50

印 张：1.2 2009年10月修订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者：上海信老印刷厂

印 数：1 - 2000